

几度沧桑普救寺，千年明月照西厢

本报记者王文化

普救寺是个能够买到玫瑰的寺院。

它位于山西省永济市，是名著《西厢记》故事发生地，寺前立着巨大的同心锁，上写剧中名句：“愿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今年8月，普救寺景区举办第21届爱情文化节，10对情侣在现场体验了唐制婚礼，有的来自国外。

再过几天，又是一年一度花好月圆的中秋节。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，就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某个午夜，从那以后1300多年，普救寺几经沧桑，起而复灭，灭而又起，月相盈亏，花季来去，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对花好月圆的憧憬和珍藏。“一人情天下情也”，普救寺那时的月光，穿越时空，照亮无数的孤独与缠绵、失意和梦想……

都是月亮惹的祸

普救寺香火较盛，但人最多的地方不是菩萨洞或大佛殿，而是崔氏别院，也叫梨花深院，当年崔氏一家寄居之地。

崔氏别院有上房和东、西厢房各3间，西厢房就是崔张相会的那个西厢。走进院里，迎面一道屏风，上书：“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拂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。”

这是崔莺莺给张生的回信，张生去信时附诗云“莫负月华明，且怜花影重。”那几天正是农历二月十五前后，在这两位文学爱好者的沟通和交往中，月亮发挥了促动、引领和见证作用，对月亮的期待是他们那几天的共同心理。

张生希望太阳早些下山，“无端三足鸟，团团光灿灿；安得后羿弓，射此一轮落？”崔莺莺“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，捱一刻似一夏，见柳梢头迟迟下，早道好教贤圣打。”作为中间人，红娘总结说：“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。”

待月，是西厢记故事的“卖点”，王实甫作品全名为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。西厢记故事在王实甫作品中达到了极致表达，在那之前已流传演变了500年。

最初作品是唐传奇《莺莺传》，作者元稹(779—831)。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，今天看来他成就和影响不如白居易，但也有名句传世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都出自悼亡诗，体现他对原配妻子的深情。不过他和女诗人薛涛、刘采春等的韵事也流传颇广，还有这个《莺莺传》。

《莺莺传》3000多字，“待月西厢下”诗句和张生跳墙等情节都具备，“崔之东墙，有杏花一树。既望之夜，张因梯其树而踰焉。”今普救寺里，有“张生跳墙处”，近墙一树可作梯，常有好事者攀援仿效，景区立牌“请勿攀登、谢谢合作”。

《莺莺传》里虽跳了墙，但与后世流传《西厢记》不同，崔张并未成为眷属，而是男方始乱终弃，双方各有所归。元稹未标明“本故事纯属虚构”，后人热衷于“对号入座”。从宋代开始，不少学者都认为张生就是元稹本人，崔莺莺是他第一个前任，西厢记故事是普救寺里的一段玫瑰往事。

这一论断始自北宋王锺的《传奇辨正》，文章旁征博引论证了张生就是元稹的夫子自道。这一观点得到后世许多认可，到近现代陈寅恪、鲁迅等也继承此说，陈寅恪还进而推断崔莺莺是“酒家胡”，即从事服务业的中亚粟特族移民女子，原名曹九儿。当代西厢记研究大家王季思等也认同《莺莺传》是元稹自传体小说的说法。

近些年出版的西厢记相关书籍中，这一说法似成公论，也是讨论热点，网上还有人据此渲染评说元稹的个人生活。倒是日本学者内山知也在《隋唐小说研究》中作了些辨析，认为《莺莺传》并非元稹个人传记小说，而是含有训诫年轻科举考生之意图的作品，也算一说。

元稹可曾想到，对普救寺那些月光的描写会给他私生活招来这么多、这么长久的关注。他祖上属鲜卑族拓跋氏，是北魏皇族。先祖高歌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，从大漠直驱中原。后人低吟“微月透帘栊，萤光度碧空。遥天初渺渺，低树渐葱茏。”周旋于闺阁帷幔之间。这怪异趣，有些意味。不过讨论元稹个人生活属另外主题，对西厢故事来说元稹是不是张生原型不应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个发生在普救寺里的故事，这故事引起后人持续关注、不断演绎。

本报记者苏晓洲、刘良恒

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唐代大历初年，在安史之乱中饱受流离之苦的杜甫漂泊到长沙，偶遇音乐大师李龟年，感世伤时之余提笔写下了这首传世之作。

斯人已去，弦歌不绝。唐文化史上的这段佳话，至今仍在那湘江边那个当年就叫靖港的古镇流传不绝。历经千年沧桑和数度盛衰，这座湖湘水乡古镇的身姿分外优雅。

在抚平岁月风尘和兴衰转换的阵痛之后，因水而兴、因水而衰，继而借水复兴的靖港，如今又站上了一个新起点。

“有风也不走”的“小汉口”

千里湘江，奔流不息，蜿蜒北去。从长沙橘子洲大桥出发，沿湘江西岸，驱车一路北行约40公里，就到了靖港。这里所属的长沙市望城区是雷锋的家乡，湘江穿境而过，北通洞庭长江，南接潇湘两粤。

青石板的斑驳路面、明清风格的湖湘民居、波光粼粼的天然河港、枝条摇曳的临水垂柳、坐在街角晒太阳的老人、三三两两走过的游人、沿路不绝于耳的叫卖声……穿行在靖港大街小巷中，生活气息很浓，商业味道不重，能满足你关于江南水乡

“待月西厢下，迎风户半开。拂墙花影动，疑是玉人来”

一座寺庙因一段姻缘得名，也算是唐朝浪漫主义的见证。而之后几度改编演绎，都寄托了历代文人与百姓对姻缘的态度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

普救寺西厢。
摄影：本报记者王文化

宋代秦观、毛滂等写过相关诗词，毛滂《调笑令·六·莺莺》：“西厢月下蒙花雾，落霞凌乱墙东树；此夜灵犀已暗通，玉环寄恨人何处。”赵令畴的《蝶恋花鼓子词》中说，在当时，崔张西厢故事士大夫“无不举此以为美谈”，倡优女子“皆能调说大略”，但“惜乎不优于音律，故不能播之声乐，形之管弦”，所以他创作了可演唱的鼓子词。《蝶恋花鼓子词》分十章，演绎了故事主要情节。待月一节：“庭院黄昏春雨霁，一缕深心，百种成牵系。青翼蓦然来报喜，花笺微谕相容意。待月西厢人不寐，帘影摇光，朱户犹慵闭。花韵拂墙红萼坠，分明疑是情人至。”西厢故事由此从段子变成了曲子。

从相关记载看，宋金时期民间说唱戏曲中，有关崔张西厢故事的存目很多，作品今多散失。好在还有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。董解元的具体情况不可考，仅知他是金代章宗(1190—1208)时人。董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将原来始乱终弃的结局改为大团圆，诸宫调有说有唱、多人合演，已接近成熟的戏剧演出。

在此基础上，一百年以后，元代王实甫《西厢记》问世，普救寺里的月下故事，通过这一佳作广为人知。明初贾仲明称：“新杂剧，旧传奇，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。”清初金圣叹将《西厢记》列为“天下第六才子书”进行评点，并称：“读《西厢记》毕，不取大白(酒杯)自赏，此大过也。”《红楼梦》“西厢记妙词通戏语”一回中，有贾宝玉和林黛玉共读西厢的情节，称其文“词藻警人，余香满口”。

那轮西厢明月，在漫漫岁月里，不知装饰了多少人的梦。“你看那淡云笼月华，似红纸护银蜡；柳丝花朵垂帘下，绿纱茵铺着绣榻……”

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

穿过笼罩在西厢上的朦胧月光，可以依稀看到普救寺沧桑的模样。

普救寺在永济市蒲州镇，百年前这里叫蒲州府永济县。蒲州是个古城，唐代曾被称为中都，位于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，今已萧索，当时是繁盛所在，普救寺在城边。

《莺莺传》中张生到蒲州旅游，住普救寺，遇到客居于此的崔氏一家，崔氏路过这里准备去长安。《西厢记》中张生去长安过蒲州访友，顺道到普救寺旅游，遇崔氏一家扶掖从长安回博陵老家暂住寺中。情节有别，背景一致，即：蒲州是交通枢纽也是旅游胜地，普救寺是旅游点也提供住宿。

《曾国藩日记》中载“二十五日，早，渡黄河，行七十里，宿坡底，山西蒲州永济县地，去府城才五里，望中条山如在睫底。”这是1823年的事，坡底即寺坡底，因位于普救寺下而得名，这说明直到清代，普救寺一带仍是交通要道上行旅投宿处，也有风景可看。

唐时更是如此，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的鹳雀楼就在蒲州城外，中条山和黄河撑起蒲州颜值。《西厢记》中，张生一出场就是到蒲州浏览黄河，“你看好形势也呵……带齐梁、分秦晋，隘幽燕。雪浪排长空，天际秋云

卷。竹索揽浮桥，水上苍龙偃。”

“水上苍龙”指的是蒲津渡上的浮桥，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开元九年(721年)十二月，新作蒲津桥，熔铁为牛，以系组(粗绳索)。”后因黄河东移，铁牛没于水中，渐渐失踪。1989年，当地经过一年多的探访勘探，出土4头铁牛，现存蒲津渡遗址博物馆，最重的45吨(不包括牛腹下6根长近4米的地锚)。这一工程花费了大唐约一年的财政收入，铸铁牛及相关设施用去全国年产铁量的五分之一。

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是为了保证从长安到蒲州的交通。从长安到山西、河北，经蒲州是最便捷的路线，这一路线是唐主要官道之一。崔氏要回的博陵在今河北衡水深州、安平一带，博陵崔氏是唐时名门大姓之一，写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崔护属博陵崔氏。深州以蜜桃著称，春天那里总办桃花节，从西安开车去，走高速最短的路线要过永济。

在唐代，蒲州是热点城市，普救寺属景点，张生和崔氏作为流动人口住在普救寺，在清修之地成就绮丽之思，现在看来有些怪异，放到当时环境中却不难理解。在南北朝时期，佛寺就常接纳纳俗住宿，唐代这更是成了佛寺的一个收入来源，《东城老父传》载：顺宗舍钱30万给昌立大师建佛堂，“又立外屋，居游民，取佣给。”有研究者说：“唐代宗、德宗时期，佛寺寄居蔚成风气，寄寺者广及官民各阶层。”

那时寺院相当于有宾馆的景区，在这样的地方发生点浪漫故事并不奇怪。唐传奇中除了《莺莺传》，还有《荆十三娘》《李元平》《王志女》等，都是记述士子和女子在寺院里相识相爱的故事，结局大都是天亮就分手。

荆十三娘、李元平等邂逅的寺院早已湮没无闻，只有普救寺，时隔千年，后人仍不断来现场考察故事发生的道路、墙头和院子，这得益于西厢故事经久不息的传播。

普救寺现存明代碑刻称寺院“创于隋唐”，唐初一些佛家著作和诗文中都提到普救寺，《三藏法华师》载，玄奘取经回来后，参与翻译的有蒲州普救寺僧人钟崇、神官。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是蒲州人，写过《同校书题普救寺》云：“东门高处天，一望几悠然，白浪过城下，青山满寺前。”

如曾国藩所记，普救寺在蒲州城东五里，《莺莺传》《西厢记》中都称寺在蒲州城东十多里，元稹20岁曾在蒲州住过一段时间，对普救寺应该比较熟悉，不知为何写错距离。永济人说可能是他记错了，其实故事里的真实本就是个依稀模样，但这个依稀模样有时比真实更有生命力。

《莺莺传》传世，西厢成了普救寺名片。金代王仲通《普救寺莺莺故居》写道：“花飞小院愁红雨，春老西厢锁绿苔。我思返魂魏宋玉，墙头乱眼窃怜才。”这首诗作于1204年。

300多年以后，明嘉靖四十四年(1555年)，蒲州大地震，崔莺莺的西厢、张生的墙头均荡然无存。9年后开始重建，建成后，主持此事的蒲州知州张佳胤作诗：“胜地曾为瓦砾场，浮图今放海珠光……莫向空门悲物理，从来吾世有沧桑。”

又300多年过去，1920年普救寺大火，胜地

重为瓦砾场，仅存明代所建舍利塔(因西厢故事缘故被称为莺莺塔)。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曾作《题莺莺塔》，“来到西厢下，颓然无片瓦。红娘何处去，独有莺莺塔。”

1986年，普救寺再次重建，重建缘由和依据是《西厢记》。重建前时任山西省领导的白清才说：“《西厢记》里的普救寺在运城永济西厢大队，现在只剩下一个莺莺塔……把普救寺恢复起来，按张生游西厢的格局，肯定会吸引很多游客。”

西厢大队由寺坡底等村合并而成，因西厢故事而得名，那是1956年的事，现称西厢村。1990年，普救寺又一次建成，赵朴初先生题写山门楹联：“愿天下有情，都成菩提眷属。”

月亮的脸在改变

蒲州府永济县变成永济市蒲州镇，是社会变迁此消彼长；普救寺的西厢成了西厢村的普救寺，是艺术魅力影响现实。

西厢故事带来的变化，不仅改变了普救寺，还涉及到月亮。以前的月老，现在都叫红娘。

西厢故事本身演化也很丰富，其中故事结局的改变耐人寻味。“始乱终弃”和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，这两个对感情走向的权威表达都出自西厢故事，也是故事的两个结局。

《莺莺传》中写张生要去长安，“当去之夕，(张生)不复自言其情，愁叹于崔氏之侧。崔氏阴知将决矣，恭貌怡声，徐谓张曰：始乱之，终弃之，固其宜矣，愚不敢恨。必也君乱之，君终之，君之患也；则没身之事，其有终矣，又何必深憾于此也?然而君既不悔，无以奉宁。吾尝谓我善鼓琴，向时羞颜，所不能及，今且往矣，既君此诚，因命抚琴，鼓《霓裳羽衣序》，不数声，哀音怨乱，不复知其由也……投琴，泣下流注，趋归郑所，遂不复至。明旦而张行。”这是他们最后一面，元稹笔力非同一般，莺莺“像谢幕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”的纠结宛在眼前。

对于张生的绝情，后人进行过多分析，有的说是因为门阀婚姻制度，有的说就是喜新厌旧，不一而足。但在唐代，人们对这个结局并没有多少议论，宋代就不同了。毛滂写道：“薄情少年如飞絮，梦逐玉环西去。”直指张生薄情。金代董解元《西厢记诸宫调》写张生帮助崔家，老夫人许婚又反悔，给崔张私会添加了秩序上的理由，且最终二人结合，发乎情、止乎礼。这或许是因为宋代以后，社会变迁，人们婚恋观发生变化，更重视感情专一、家庭秩序。

唐传奇中，寺院士女遇合故事多无正果，在宋金话本戏文中，为攀龙附凤情别恋的是反面人物，飞黄腾达后不离不弃的光彩照人。如《赵贞女》中，蔡二郎中状元后抛弃并暗杀前妻，结果被雷劈死。《刘知远诸宫调》中，出身低微的刘知远贫贱时娶李三娘，成为统帅后不忘旧情，夫妻团聚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或可理解西厢故事结局的改变。

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结尾张生得中状元，迎娶

崔莺莺，称颂她“四德三从”，发愿“永老无别离，万古常圆聚，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。”元稹笔下那个哀婉的结局，已全无踪影。从艺术感染力来说，有些不一样了。

清初金圣叹对此不以为然，动手进行删改，去掉了张生中状元娶崔莺莺的第五本，以崔张分别后张生在行旅中惊梦结束，终句在“别恨离愁，满肺耐难陶泄。除纸笔代喉舌，千种相思对谁说。”保留悲剧的韵味。

这样设计，倒和普救寺周边的民间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处。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，雷建德曾在永济农村多方走访，钩沉关于西厢故事的民间记忆，辑成《西厢轶事》一书。其中有“莺莺殉情成沙”“红娘遇难变鸟”“莺莺塔传奇”等，展示了西厢故事一个奇巧的结局，这个结局有神话色彩的悲剧，且与普救寺景物相关。

普救寺前坡下有大量流沙，细绵晶莹，当地人称莺莺沙。传说张生去后长久不返，莺莺登塔远望长安，幻觉张生前来迎娶，“她不顾一切地向张生扑去，不幸坠塔成沙，拥出山门，多年来任凭风吹日晒，雹打雨淋，都始终等待张生的迎娶。”红娘闻讯伤心坠入黄河，化为红腿水鸟，发出“张郎张郎”的鸣叫，还常栖在普救寺前的莺莺沙上。老夫人悔愧当撞塔身亡，变成蛤蟆跳入塔底，今人在塔下以石叩击，可闻蛙鸣，是老夫人悔悟之声。

莺莺塔的蛙声是普救寺景区一个独特处，莺莺塔也因之成为我国园林古建中四大回音建筑之一。这蛙声和寺前坡下流沙有关，再次重建普救寺时，当地政府发现因村民拉沙造成蛙声减弱，曾发通告严禁拉沙取土。

莺莺成沙等传说究竟为何人所创，起于何时，已很难弄清楚。这些传说不是采自西厢村，是来自中条山中和黄河滩里的村子，当时给雷建德讲述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。西厢村人口来源主要是上世纪初从周边省份过来的难民，对《西厢记》的认识多来自蒲剧。蒲剧兴起于蒲州，当地人自称乱弹戏，《西厢记》是蒲剧经典剧目，改编自王实甫作品。

王实甫作品广为传播，但质疑大团圆结局的不只金圣叹，明代徐复祚等也认为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止于惊梦，大团圆是别人续作。第五本从艺术表现力上不如前四本，但有论者提出这不是被质疑的主要原因，“世界原称缺陷，人情自古刁钻。探来俗语演新编，任他颠倒事，直付等闲看。不明中叶后不少人认为世界本不完善，所以不认可作品的艺术团圆。”

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”普救寺周边民间传说也表现出对大团圆结局的拒绝，或也是基于对世人情情的无奈。

尽管如此，金圣叹还是称“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一句“实乃妙妙”。雷建德在收集民间传说后，创作《白话西厢记》等作品，结局也选择大团圆。梦想，总是要有的吧。

月光把梦照亮

采集西厢记民间传说时，年轻的雷建德是永济县一名变电站运行工，高中毕业的他上学时的梦想是当秘书、记者和作家。沉浸到西厢故事里之后，他不断有文章见报，引起不少关注，先后成为机关秘书、行业报记者并出版了多部文学作品。他说：“《西厢记》就像是我一生在做着的一个梦。”

雷建德走访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发现多半地方的《百科全书》对《西厢记》有记载和肯定。他收集了9000多件《西厢记》相关瓷器、雕塑、剪纸、火花等物品，还创建了西厢记网络展览馆，展出相关古籍、研究作品和瓷器、木雕以及戏剧、皮影、影视剧等等。

作为“文化顾问”，雷建德参加了第21届普救寺爱情文化节，感到那里的人气日渐升高。张曙光是1990年到普救寺景区当临时工的，现任普救寺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。他说：“开始时每年也就一两万游客，多是来看热闹，对《西厢记》没什么概念。后来人逐渐多了，来自全国各地还有海外，大都是奔《西厢记》来的。近几年，情人节和七夕在寺前卖玫瑰的也多了起来。”

65岁的老易是我们靖港碰到的原住民。老易告诉我们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他的父母从国营伙食店退休后，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重拾祖传的老手艺“杠子面”，在街边摆摊卖面，1毛2一碗，刚开始每天也能卖二三十块，90年代他接手后，却慢慢做不下去。

“街面上很久人都看不到一个，全走光了。”老易说，“古镇复兴以后，我们一家就回来了，重新打出了祖传‘怡华楼’的招牌，两个儿子一个卖手工米粉，一个卖手工面条，平时每天能卖三四千，高的时候能卖上万，现在杠子面还入选了望城区非遗名录。”

寻访至远近闻名的靖港李氏香干作坊内，第五代传人李鑫说，现在靖港李氏香干产量已从他父亲那时的300片，增加到了现在的1000余片，但依然供不应求，如果不提前预订，过了中午就买不到了。为了保持最正宗的味道，他至今坚持一片片手工控制。

在靖港镇党委书记李志钢介绍，古镇开发之前，一栋房卖5000块钱还没人要，现在出价一百来万房主根本不愿意出售。古镇复兴前的2006年，区里只给靖港下达了1万元的地税任务；2017年，靖港财政收入达到了3650万元。

“小的时候谁家有了辆吉普车，小孩子都要追着稀奇，有的人家装了盏电灯，还要在墙上挖个洞，一盏灯照两个房间。”李志钢说，“你难以想象，现在靖港人讲起我屋里是靖港的”，言语中居然还透露着很明显的优越感！”

靖港：湘江古镇又芳华

“活着的古镇”成湖湘文化品牌

2011年5月，望城撤县建区，成为长沙市第六区，千余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被寄予厚望。在淡出人们视野10余年后，沉寂已久的靖港终于迎来了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。

望城当时的决策者研究认为，如果走“摊大饼”式发展老路，既难以避免交通拥堵、环境污染等“城市病”，也会加重农村凋敝等问题，因此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，重点发展小城市、小城镇、小村庄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包括靖港在内的湘江古镇群落复兴被提上日程。一位参与靖港开发的亲历者说，“当时整合了农口、交通、文化等渠道的资金，先期投入600万元，然后争取上级扶持资金，投入到古建筑修缮和基础设施配套，稍有起色后，社会资本就来了。”

修旧如旧，是修复靖港风貌的“金规铁律”。当地干部和居民很庆幸，靖港没有盲目地大肆拆旧建新，简单克隆。而是以部分留存完整的古建筑和镇上老人的回忆为参考，请镇里匠人逐户设计，逐户恢复，原本本、绿油油、水灵灵地保留了这座湖

湘历史文化名镇的特色和风貌。

置身于靖港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活着的古镇：漫步半边街的垂柳下，挑一处茶座歇脚，吃一碗香气扑鼻的糯米甜酒，来一杯韵味悠长的芝麻子油茶，跟叫卖小吃的老嫫(长沙对老妇人的俗称)聊聊街面上的掌故，仿佛有一种时光穿梭倒流的感觉。

能叩动人们心弦的靖港，引来了纷至沓来的寻访者。古镇的复兴，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。在靖港周边，湘江上下游还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些各具文化底蘊的古镇。在靖港示范带动下，尝到甜头的望城又趁势打造修复了乔口渔都、铜官陶城、新康戎乡，如今湘江古镇群落已经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湖湘旅游休闲文化品牌。

芳华再现后“原住民”有了优越感

我们造访靖港时还是早春三月，那时，春风已吹散繁花，来访者尽可将都市生活的焦虑和忙碌暂且放在一边，安安静静地感受一份“陌上花开，可以缓缓归矣”的淡然闲适。此时的靖港，已经洗净风霜，再现芳华。